

資深 TA 經驗分享

本校今年首度實施教學助理 TA 制度，必須借重教育部顧問室多年推動之通識課程計畫經驗，已培養出傑出教師與教學助理，他們有很多教學心得或感想，足為大家借鏡與參考。感謝顧問室讓我們轉載以下的相關文章。

教育部個別型通識教育改進計畫已經推行六個學期，在這段期間裡，除了整體通識教學品質不斷提升外，並且培育出眾多優秀的 TA 人才。為了能讓這些寶貴的教學經驗能夠傳承下去，通識課程計畫辦公室規劃出版專書，邀請過去曾經獲得績優計畫的主持人，以及在各領域課程中表現傑出的資深 TA 共同參與撰寫心得，專書預定於明年出版，本次研習會上我們先挑選陳玉萃、蘇芳瑜以及吳書平三位資深 TA 的文章與各位分享。

除了三篇資深 TA 的文章分享之外，我們另提供美國愛荷華大學 2004-2005 年最佳 TA 獎得主 Jessica Horst (教授心理學) 的訪談記錄，與多位資深 TA 給新進 TA 的建議，並附上該校教學中心工作坊的簡介，希望藉由國外大學的經驗與資訊，讓各位新進 TA 對這份工作有完整的認識。



TA 與教師互動及在課程中扮演的角色：

「太平洋島嶼世界」通識課程的例子

台灣大學人類所博士生 陳玉苹

台灣的高等教育機構在八〇年代之後，在數量上有顯著增加，但是學者專家普遍認為，台灣的高等教育量雖然增加了，但是質量嚴重失衡、同時有資源不足、運作缺乏彈性、國際化不足等等問題，無法提升其國際競爭力。尤其在社會人文科學的訓練上，一方面人力、資源不足，另一方面台灣社會不夠重視，導致目前可見的言論對社會現象的解讀跟分析，流於膚淺和狹隘。因此教育部顧問室針對高等教育中的社會人文科學教育，提出了通識教育改善計畫。在參與通識課的 TA 訓練過程中，我認為的確實質的改善了以上所提及的在高等教育「質」方面的欠缺，一方面讓 TA 們能針對「如何掌握現象的分析工具」進行實際的操練，讓人文社會科學的精神更加深刻的融入生命經驗中；另一方面修課的同學對於課堂上傳授的知識，也有更良好的吸收，展現在水準相當高的期末報告中。當然，在此過程中，助教與老師之間的團體合作，迅速的反應同學學習狀況，進而修正教學與討論的方向，是達到良好學習效果的重要關鍵。

以下我則以 2003 年「太平洋島嶼世界」通識課程的操作流程，以及所達到的效果做一個簡單的描述。由於每堂課的設計都是依據在學科知識的不同性質之上，而人類學的知識奠基在大量的對於異文化知識的掌握上。因此在這堂課的設計中，一方面除了要展現大洋洲社會的社會文化現象的細節，同時還要訓練同學增加對於文化意涵之議題的敏感度，這是本課程主要的兩個教學目標。因此在課程設計上，第一堂課多由老師以演講的方式，提供一些分析文化現象的工具，以及提出一些異文化的例子，第二堂課則鼓勵同學針對自身的經驗以及收集大洋洲地區的資料與其他組員分享，藉以連結課堂上提到的觀念；而助教則是擔任引導發言、深化概念以及刺激同學思考現象中的議題之角色。希望以下這個課堂經驗的分析，能傳達有關「人文學科」的課程設計跟操作的經驗，希望對以後相關的課程，如何增加同學對於不同文化的敏感度跟分析的眼光，能有所幫助。

一、與教師的互動

由於本課程在教育部的補助之下，以「小組討論」為課程特色，因此 TA 們在課程中所分配到的時間，幾乎跟教師是同等比例的。在這樣的設計之下，TA 們必須相當有主體性跟獨立性，並且也要具備設計討論課的能力。而討論課的設計必須奠基在教師授課的內容上，因此 TA 們必須在事前就要閱讀讀物，也要瞭解教師的授課方向，才能設計適切的討論議題。因此教師在協助訓練 TA 上需要

有焦點跟效率，以便讓對教材陌生的 TA 能較快進入專業知識領域，使之能獨立的操作小組討論。下面就本課程實際操作的方式進行說明。

1、事前的課程會議：

爲了達到細緻化的教學品質，以及切實的掌握教學內容與討論內容的配合，因此本團隊兩週開一次會，針對課程內容、讀物和小組討論可以發揮的方向，每次進行約半個小時的討論。在此會議過程中，教師會先談接下來兩週教學內容，助教則提出幾個可以討論的議題，大家一起討論切入議題的技巧。例如，在親屬制度的議題上，由於同學對台灣的父系世系群的觀念較爲熟悉，我們則先以同學自己家中的例子來分享，助教則帶出在「原則」與「實踐」上的差異，讓同學釐清這些原則的運作之後，再將「異文化」的例子帶入說明，如我們這時多會舉跟父系最有比較特質的母系社會的運作來討論。

2、事後的檢討：

在每週小組討論的過程中，助教會先跟同學討論教師上課的內容，讓同學確實掌握對於該觀念的理解，之後在進行不同文化的資料分享。小組討論結束之後，TA 會跟老師做五分鐘簡短的回報。此時僅需要很快的提出一些同學反應，老師便可以很快的掌握同學的狀況，在下堂課加以補充或修正方向。

3、需要加強的部分：

由於很多助教多是剛進研究所的研究生，在對於如何消化教師要傳達的知識內容，以設計出更實際、更多元的討論方向較無經驗，其實需要教師在事前能充分跟助教傳達可以發展的討論內容跟方向，這樣對於新助教而言，才能較快的進入工作的狀況。

二、助教的角色

由於人文社會科學的教育，基本上是希望能夠達到引發學生全部能力的教育，而並非一種單純的「社會化」的教育。但是教育的過程中，限於時間跟教學效果的壓力，教師的角色經常被賦予一個傳達有效理解方式、教條化的知識傳授。加上台灣一直以來制式化的教育方式，學生也被規訓爲上課時傾向單向聆聽。教育部的這項計畫名爲改善社會人文科學教育，不僅是在教學的品質上改善了以往台灣習慣的那種上課抄版書的習慣，同時也提前讓擔任助教的同學能夠去思考，如果將來作爲一個教師，應該怎麼讓課程內容更加活潑，引發同學更多元的思考方式，同時也訓練助教表達以及組織意見，帶動討論的臨場能力。

在參與「大洋洲島嶼世界」通識課程的計畫中，我個人覺得對我的訓練包括兩個部分，其一，作爲「助教」的角色時，有別於「學生」那種習慣性的、被動式的接受知識的方式，而開始必須思考將知識傳遞給別人的方式，對於自己課業

的學習而言，有增進的效果。其二，就是在於跟教師的互動上的調整，刺激我思考身為「師」、「生」兩者在知識傳承上的關係。這些等於是提前讓助教思考不同角色的立場在教育的場域中，會有何種不同的想法。這些關於「立場」的思考對於教學設計都是很細微但重要的。

由於教學的方式改變，助教作為跟同學比較深入互動的對象，加上年紀相近，擔任教師與同學之間的對教學的溝通橋樑；再加上角色上的轉換，因此助教的角色在協調教學方式上佔了頗為重要的位置。對助教所應扮演的角色，分為對教師與對學生的兩個部分說明之。

對教師部分：

這個計畫的特色在於團體合作的教學策略，藉由團體合作中不同角色的觀點，讓教學這項技藝更為細緻化、反應也更快。而在本課程中教學助教的角色，對於教師的部分，我們做到的方向如下：

1、即時呈現修課同學的反應

由於助教與同學接觸的時間較多，在較為輕鬆的狀態下詢問與誘導同學發言，反應教師授課內容的吸收程度，教師也可以較快的反應修正教學內容。

2、提供適合同學需求的討論方式、活動設計

助教由於跟同學的年齡較近，因此對同學的需求和可以刺激其思考的方式較為熟悉。助教在此部分的教學設計可以提供適切的建議，因此佔有很重要的位置。

3、做為師生溝通的活化介面

因為台灣習慣於威權式的教育方式，老師跟學生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中，也很習慣的按照單向授課的方式進行。因此，年輕助教的加入，可以作為老師跟學生之間溝通的緩衝，降低學生對老師權威的想像，而鼓勵其多發言，多反應意見，讓兩造降低因慣習所造成的溝通隔閡。

對學生部分：

1、師生溝通的中介者

這一點在上一節提過，對學生而言，角色也是一樣的。助教的角色，一方面具有學生的身份，另一方面又具有準教師的身份。因此在企圖翻轉台灣教育的某種制式化的氛圍，助教作為一個中界的活化介面，能夠適當的拉近學生對於「廟堂上的知識」之距離。許多同學跟助教大哥大姊比較能夠坦承對某些課程內容的疑惑和批評，助教可以先將這些疑惑跟批評做第一步的回應，若無法解決的再跟老師反應，這是我們認為很有效率的溝通方式。

2、思考方法的步驟詳解

在學習解析社會現象的觀點上，其實需要很多中間的步驟，例如「如何」將抽象的觀念用在實際事物的思考跟分析上。而在這堂課中，由於是介紹大洋洲的文化以及其所面臨的當代處境，因此在知識與培養分析觀點的「中間過程」，經過實際案例的討論，這些人文社會科學的觀點不再像是「黑盒子」的運作，似乎看了一些書就可得到一些人文素養，而是有細節、有步驟、有方法的去分析這些現象。因此，助教的角色也就像是一個私人方法的提供者，帶領同學細緻的討論概念與實例之間的關係。

以大洋洲社會的介紹為例，當我們介紹到不同文化中的性別觀念的差異時，因為美拉尼西亞 (Melanesia) 社會多樣的性別現象提供了相當多挑戰西方性別建構的例證，一般的貢獻是對於性 (sex) 與社會性別 (gender) 的區分。於是我舉了曾經看過有關 Samoa 的民族誌影片的例子，說明不同文化意義中如何定義「另一個性別」的類型。在 Samoa 當地有一類稱之為「法法芬尼」的性別類型，指的是生理性別為男性，但是卻喜好作女性的事，如處理家事，編織，穿著女裝等的一群人。他們有的也有男性的伴侶 (一般會被歸類為同性戀)，有的則終身單身 (一般則被歸類為變裝癖)，甚至有的是在結婚生子後的花甲之年才開始變成「法法芬尼」。這個性別類型超出了我們一般對於性別類型的認知，同時也是很好的例子能讓同學瞭解，性別的文化建構究竟是如何實際的在社會中運作。

我以此例延伸的話題即是：性別類型，在生物決定論和文化決定論上的立場各為何？請相關係所同學來舉出不同的證據。將這些不同立場的證據細緻化，就是討論課要達到的目的。

3、引領者而非指導者

基於對人文社會科學教育的理念，我們希望激發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並且給予適當的分析概念，但並不給予直接的評價。因此在小組討論時間，助教的角色是在討論進行的過程中聆聽同學的意見，並且將同學的意見引導到與課程內容相關的討論上。此外，助教自己本身需要事前準備好相關議題的幾種可能思考方向，起碼要準備對於一個議題正反兩方的論點各有什麼優缺點。如此一來，在臨場與同學討論時，才能夠居於一個引導者的位置，將不同論點的優缺點闡述出來，而不是居於一個指導者的角色，判定誰的發言是比較「政治正確」。

保持一個開放中立、不具價值判斷的討論空間，這不僅是人文社會科學思考的精神，也是需要被確實實踐的方向。我們希望這樣的身體力行，能夠將這些精神刻印到同學的生命經驗上，成爲一種基本的判斷與解釋現象的態度。

三、結論

以上整理的是 2003 年課程的一些記錄。整體而言，「教學相長」的方式，對於將知識細緻化、多元化，具有相當正面的效果，也可以修正台灣教育體制中一直以來存在的威權式的教育方式。我想，對於「威權教育」的修正，應該才是真正能改善人文科學教育品質的關鍵。而助教制度的引入，小組討論的實行，這些很實質的方法，都對以上的目標有直接而正面的貢獻。希望本課程的經驗也能夠為這個方向提供一些有用的參考。

TA 教學後記：讓教育提升

台灣大學 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 吳書平

兩年前，機緣巧合下擔任羅竹芳老師開授校內通識課程「生命科學與人類生活」教學助教，成為羅老師教學團隊一員。與其他通識課程相較，羅老師這門課程安排了數名助教協助帶領學生進行分組討論，而非傳統通識課由老師全程授課形式。此構想得以實踐，必須感謝教育部顧問室江宜樺老師所領導，「人文社會科學教育先導型計畫」團隊推動的「通識課程改進計畫」理念。這是一個實驗性的教學改進計畫，兩年來有許多研究生參與擔任教學助教；在台大也有許多學生們修習過羅老師的「生命科學與人類生活」通識課程，並獲得不錯的迴響。

在執筆寫下教學心得前，我先自問兩件事：「這篇文章的意義為何？」以及「這篇文章的讀者為何？對讀者能有何幫助？」。我想，記述下這兩年來的教學心得與經驗，絕非僅流於歌功頌德，為國內近來浮濫的馬屁文化再添一筆；教學經驗的傳承以及能夠協助提升我們的教育品質，才是這系列教學改進計畫的意義。因此，我站在一位助教、一位協助教學之研究生的立場，前顧後盼...再仔細自省端詳自己。我將這篇文章的閱讀對象定位為「尋求擔任助教經驗」的年輕研究生或較無教學經驗的新任助教，希冀這點個人經驗，能對各位日後擔任教學工作時有所裨益。

明代鴻儒陽明先生在其「教條示龍場諸生」一文言道：諸生相從於此，甚盛。恐無能為助也，以四事相規，聊以答諸生之意...。個人學思淺薄，拾人牙慧地依樣提出四觀點，分別與各位談談課程本身、老師與助教間的互動；助教對討論課的節奏掌握；學生作業與報告的規範以及回首看看我們自己，在任助教職時的立場、心態及成長與否。

教學·老師·助教

十餘年前我來到台大就讀時，曾聽當時的系主任感慨道：當今許多研究作得好的年輕優秀老師，不願意花時間教學授課！系主任並舉例，一位剛取得國外博士學位回系上服務的年輕老師，於來系應徵時承諾開設當時系上沒有老師開課的「論文寫作」課程，但是進入系上任教後卻一再推託遲遲未開此門課；當主任親自詢問這位年輕老師何時能開課時，該老師僅答以：「教這門課太花時間，會妨礙我做研究」！匆匆十餘年過去了，當年的系主任如今已經成為院長，而當年的年輕老師這些年來研究作得很好，已升為教授...。

主任的無奈或多或少反映些許當前高等教育所面對的窘境：普遍教學人才的匱乏，或是優秀學術人才對普及教學的吝於付出。平心而論，當前高等教育的結

構設計正是引發這種狀況的濫觴：我們的各大學總是積極徵求「最優秀」的學者加入，而這些優秀學者在追求個人升等、國科會計畫以及有限的期刊發表空間等嚴苛競爭壓力下，無不焚膏繼晷地汲汲提升自己的卓越性，而諸如 SCI、EI 等評定學術界優秀程度的指標亦直接反應於研究發表的成果...。在此循環下，多花一分時間投入校內教學的老師，是否意味著自己將多損失一分研究、撰寫論文 (paper) 的寶貴時間？演化生物學上有個費解的思維，叫作「multi-level conflict」，直譯為「多層次的衝突」。舉例而言，某動物族群中發生的特定事件，在不同層次中的「損/益」不對等時，衝突就發生在這不同層次間。一群麻雀（族群，群體）面對有限食物（資源）時每隻麻雀（個體）都想多搶一口，這是個體的利益；但是就群體的角度而言如果少數特別強壯的個體過度搶食反會危及群體，反之若每一個體都能適量節制，這有限資源可能足以讓群體擴張成長，不同層次的衝突由此可見。生物個體以下的層級亦然，細胞與個體、基因與細胞...在不同的層級間，生物學者屢屢發現這類「多層次的衝突」。就特定角度而言，「教學」與「研究」的壓力，不也在教育學術界引發多層次的衝突？

以一位身負教學與研究雙重壓力的老師而言，這兩頭燒的蠟燭該如何分配有限的時間與體力呢？我一直認為自己相當幸運，因為兩年前應羅老師之邀，擔任老師的教學助教，發現羅老師對教學的熱忱以「狂熱」一辭形容毫不為過，但是我也相信羅老師背後必定有對等的付出。身為國科會傑出獎得主，羅老師擁有燦爛的研究成果，然羅老師在教學上的投入與用心一如其對研究的堅持，不但注重整體品質，對課程的每一細節、所有過程以至學生們的學習狀況與吸收了解程度都非常關注，我想，不只擔任教學助教的我們是幸運的，所有選上羅老師這門課程的台大學生們也都是幸運兒。同樣地，我相信各位擔任助教的諸多課程中，授課老師也必定對教學抱持高度熱誠，否則很難持續維繫教學工作。

身為課程助教，必須讓學生了解：千萬勿以為老師認真的教學付出是理所當然。各位應該也很清楚，部分老師開完最低基本學分數就不再多開課，或是僅開幾門特論、專討供自己實驗室研究生修抵...，畢竟開設普及課程非常勞神費心，宜珍惜並感激每位老師願意對學生授業的分秒。有些老師習慣自己準備授課內容，有些老師則習慣交由助教或助理準備；無論各位協助教學的是什麼樣的老師，上課前（以前一天以上為宜）務必與老師確認當週上課進度，一方面藉此提醒老師（老師不會只有這一門課）避免疏漏，一方面也可探詢當週是否需要準備額外的器材教具。每次上課前的內容自己一定要預習過並清楚了解，若與學生有討論課程，亦應事先收集相關資料，老師若提供學生講義也應提早送印（以台大而言，校內送印講義需提早一週）。老師上課時的教室秩序也應由助教妥善維持，包括出席遲到、飲食、手機等電子產品的限制或禁止使用等，應於課前或該學期開始時對學生清楚規範（帶過通識課的助教應該對我們的大學生喜歡在課堂上吃東西這種特殊行為不會感到陌生）；對於學生在課堂上的失序或無禮行為毋須姑息，務必立即糾正，助教本身的態度與立場皆須堅定且堅持，畢竟會有些學生

將通識課當成營養學分只想輕鬆蒙混過。切記，擔任助教時自己即為教育者，教育絕非媚俗，亦不能淪於鄉愿。課程資訊若於課後上網，助教應再次確認引用之相關圖片、文章著作權是否屬於他人；若是，則應主動提醒老師聯繫著作權所有人取得引用同意與書面授權（不少老師在將授課資料上網前會忽略這一點），避免引發不必要的糾葛。

原則上，願意開授普及課程的老師對教學的投入與付出應受對等讚揚（可惜目前的教師評比規章中似乎總忽略了這方面的貢獻），助教身為教學的輔助者，對課前課後的一切細節宜盡責維護，課堂上的教學品質亦須助教協助維持。與老師相比，助教雖不是講台上的主角，卻是維繫高教學品質的關鍵之一；明瞭我們助教在課程中的定位與責任，方能善盡一己之力並從中學習、成長。

討論課

接著談談課程助教帶領學生討論課時的些許個人經驗。羅老師開的這門課每期修課人數約在一百餘人左右，我們的討論課分為五小組；台大的硬體空間相當充裕，因此我們的分組討論課程都能借到個別的小教室進行討論。在助教座談時曾聽他校助教提出討論空間不足的問題，許多老師也表示遭遇這類困擾。這位助教採取的解決方式很聰明：盡量利用天候較佳的時機安排是外討論課，除了解決空間問題，室外課通常較能引起學生們的共鳴（但是這方法對冬季總是陰雨綿綿的台北不太適用）。參與討論的分組成員與助教的座位安排最好呈環型，較易掌控討論節奏與氣氛；避免如同課堂講台式的「上對下」討論座位，會使個性較羞怯的學生吝於發言，亦應避免將組員再分成兩小組相對而坐，在雙方意見相左時很容易引發尖銳地對立。如果我們將討論課視為對話（dialogue），在對話過程中能給予學生的教育包含思考、語文使用、組織邏輯以及表達等能力，切忌避免淪為助教「一言堂」式的教義問答（catechism），宜鼓勵學生們發表想法，但是當不同的觀點出現時，應引導學生更深入思考，加深對立只會淪於非理性。若討論課發生意見相左的小群體對立時，助教可將爭議議題訂為作業，請同學以小組為單位收集「對方」立場資料並提出報告。如此不但可以緩和氣氛並且促進學生們對不同觀點的了解...很多時候所謂的對立只是因為對於對方思想的誤解或是不願了解。此外，台灣的學生通常喜好在台下低聲咕噥，而怯於表達自己的想法（這與美國的大學生有很大的差異），所以我們常會發現儘管課堂上很吵，討論時卻一片鴉雀無聲，因此在第一次討論課時，誘導或鼓勵發言是很重要的步驟，等學生逐漸習慣表達自身想法後，助教即可視教學狀況調整討論節奏。討論課的議題通常與當日課程主題相關，因此課前針對當日課程內容的了解與資料收集，也是助教必作的功課之一。有時討論內容會延伸到課後的網路作業（見『學生報告與作業』），學生們是否認真投入，是否真正用心思考這些議題也可在延伸討論中看出。分組中的小組長可協助聯繫同學、安排課外討論甚至催繳作業，也應在課程開始時選出以利教學進行。

若說這門課程教育目的之一在於激發學生獨立思考、解決問題的能力，我曾帶過的討論組學生中，有位政治系的同學修畢這門課半年後，因修習其他課程討論產生疑義，自行著手整理並探討人際合作關係議題時，回到我實驗室與我討論生物學方面的見解並向我借閱了包括英國演化生物學家梅納史密斯 (J. Maynard Smith) 論述 ESS (Evolutionary Stable Strategy, 演化穩定策略) 的資料，以及美國生物學家威爾森 (E.O. Wilson) 的社會生物學 (Sociobiology) 等書，看到一位大二學生能夠嘗試在不同領域間尋找「科際整合」的答案，欣慰之餘也令我相信羅老師的這門課是成功的。

學生報告與作業

通識課的作業也是件麻煩事，因為許多學生將通識課視為營養學分，在作業上花的時間與努力通常明顯不足。以羅老師的課為例，我們將學生常態作業的規劃分為課前與課後兩大類，課前作業以文獻閱讀為主，包含指定文獻與自選文獻，讓學生於上課前熟悉當日內容相關報導，並於當日繳交文獻閱讀心得 (簡短的短文) 予助教；課後作業以上課內容觀感為主，採網路討論區發表形式，也可視同討論課的延續，助教則在網路回覆學生問題。批改學生作業常會遇到抄襲問題，這也是許多老師常遇到的頭痛事，有些軟體可以比對英文作業抄襲的一致性，但是在中文裡目前似乎沒有很理想的應用程式。此時助教就得多費點心，通常在網路搜尋引擎 (Google 等) 打入關鍵字，前幾頁就可找到抄襲者使用的網路資訊，懶一點的學生甚至會整篇複製再轉貼，助教只需稍加留意很容易辨識。也許這些作業抄襲的學生對這種偏差行為不以為意，但助教若無法有效抑制抄襲者，對認真誠實做作業的同學有失公平原則。

學期報告方面，期末重頭戲「辯論賽」結束後同學必須繳交相關文獻之資料匯整以及心得報告，但是心得必須持「對方」立場--即辯論賽持正方立場者，作業必須持反方立場；反之亦然。這種設計是為幫助同學從不同角度分析相同資料，從不同角度看世界。但是助教必須留意，這樣的訓練模式前提為辯論賽主題並無絕對答案。另外一項重要報告為期末的「成果發表會」，學生必須以小組創作形式，不限表達方式展現關於這門課程的主題 (生命科學與人類生活)，因而我們在發表會場上可能會看到一件藝術品 (雕塑、畫、現代藝術...)，一部自拍的電影 (包括剪輯與後製...)，學生自己設計的實驗 (探討植物對光源的競爭...由法學院的同學完成的自然科學實驗)，甚至一桶學生自己釀的酒 (微生物對人類生活的貢獻...)!每一小組於展覽時必須維持至少一位解說者在作品旁，解說創作理念與表達訴求；評分 (審) 由老師、助教、修課學生、受邀來賓 (以前修過這門課表現優秀的同學) 共同決定，老師與助教並在隔週進行優良作品表揚與作品評論。這種報告形式對場地需求很大，空間、動線與時間規劃必須週延，人力需求亦高，因此只適合排在期末，且以一場為宜。但無論是「辯論賽」或「成果發表會」，都可增加課程張力與活性，讓學生有參與感且對課程留下鮮明的回憶。

證照·自我本位迷思

曾經，在一次教育部顧問室為這系列教學改進計畫舉辦的「教學助教經驗分享與心得交流座談會」中，不少與會的研究生兼任助教們，紛紛向會議主持人爭取由教育部核發擔任教學課程助教的證明，於是按此邏輯，接下來立刻有曾在班上被助教選為「小助教」的修課同學，提出希望比照取得「類助教」的教學證明...。原因是參與這系列教學改進計畫的課程，每期結束後經由教育部評比，表現績優計畫可獲得顧問室的獎狀，當這獎狀被誤解為證照時，這類開放普及化的要求旋接踵而至。

其實，如果我們平心檢視這個教學改進計畫的本質，會發現這是教育部為改進高等教育中通識教育教學成果，由顧問室推動的「人文社會科學教育先導型計畫」。其初衷與本意皆奠基於改進通識教育的教學品質，促進社會人文與自然科學兩大領域間鴻溝的融合與相互了解。在此前提，助教本身並非這系列計畫的主體（座談會中曾有研究生發言：既然這個計畫是為了訓練我們擔任助教，課程結束後也該給我們證明...），而是輔助教學品質與效率更臻完善的協助者；若身為助教的我們不能釐清從屬關係，反以自我利益本位思考，很難將心思完全投入輔助教學的首要工作上。當下社會上普遍流行的證照制度，其出發點或是一追求公正的客觀指標，但是我們若將求取證照的心態轉移至這個教學改進計畫中，就會模糊了這系列教學改進計畫原訂的教育意義。讓研究生經由擔任助教之教學工作，幫助自己在教學能力方面成長也是這系列教學改進計畫的重要價值，但是此價值很容易被忽視。目前高等院校中對研究生擔任教學助理工作 (TA, teaching assistant or TF, teaching fellow) 的訓練並不一致，許多研究生也都是在接任課程助教後才摸索著學習。以台大為例，生命科學院有訓練研究生教學能力的「教學實習」課程（過去為新生共同必修，但因有老師反映這門課「耽誤」學生做實驗的時間，未來可能改為選修），但是並非全國研究生都有機會接受類似課程訓練。藉著擔任這系列教學改進計畫助教的機會，可幫助自己學習教學技巧，並在多次座談中與他校助教進行經驗交流，這樣的機會與獲得的成長又豈是一紙教學證明可比擬？

此外，這系列教學改進計畫已由教育部提供充足的研究生兼任助教獎學金 (scholarship)，擔任助教工作的我們必須認知自己的責任並對所膺教學工作負全責：我們可經由此教學過程一同成長，但自己必須先作好課前準備；教育的本質並非短視亦非功利，否則我們非但無法教學相長，更忝對自己的職業倫理。

繁瑣地與各位漫談了許多，這些都僅限於個人膚淺的教學經驗；以管窺天，未見全豹。由於求學過程的個人經驗，我對國內教育從不抱持潘格羅斯主義 (Panglossism) 式的美好情結，但是這兩年來親身參與此教學改進計畫，讓我相信未來的教育仍是充滿希望 (hopeness) 的。著名的阿裔美籍思想家薩依德 (Edward W. Said) 在其作品「知識份子論」(The Intellectual) 中主張，批判意識的

重要在於「批評/批判」的立場是知識份子生命的要素，「批判」讓生命提升。如果各位對本文中個人見解不認同而開始批判，代表您已開始思考教育的本質；本書內容尚收錄了許多更優秀助教分享的教學心得，提供各位閱讀思考...讓整體教育提升就是讓生命提升。

小組討論的帶領技巧與議題設計

「西洋現代與當代藝術導論」課程

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 研究生 蘇芳瑜

相信大家都有上過通識教育，而普遍流傳在一般大學生口耳相傳的選課守則中，挑選通識教育課程的原則是以「營養」、「輕鬆」、「不點名」為基本：分數愈營養愈好、作業愈輕鬆愈好、老師愈不點名愈好，上課的內容也變得不重要，能湊到學分就好。通識教育課程的原意，本來是希望讓學生能夠在自己的主修科目外，有機會接觸瞭解進而學習吸收到其他領域的相關知識或概念，但卻在固定的教學形式下降低教學原本的用意。因此，教育部通識教育改進計畫為了解決這樣的困境，主動將國外施行已久的助教制度引入台灣的高等教育機制，運用這種新的上課方式來疏通已經僵化的學習方式，創造新的學習經驗。

就我自己參與這個計畫，做為通識教育改進課程的助教來看，課程中參與的成員無論是老師、助教、以及修課學生的反應，對於這樣教學方式的改變都有相當正面的評價與肯定。課程主要與傳統大學課堂教學方式的不同，在於扭轉過去以授課老師講解課堂內容為主的單向式指導，提高課堂助理的重要性，讓具有能力的研究生也能發揮自己的專長，在課堂上藉由帶領修課學生一點一點進入學門去實踐所學。通識教育改進計畫裡的課程助教，在課堂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無論授課老師如何設計課程內容、或各個課程的性質有多大的差異，助教的工作也許會配合課程而有所不同，但助教的定位以及基本的作用卻都是一樣的。助教在課堂上是直接面對修課學生的一群關鍵人物，最主要負責的工作就是在老師將課程中所講授的內容傳播與學生後，帶領學生進行個別性較高、更細緻的討論。為了解決大鍋炒似的大班上課、師生都無法控制教與學品質的問題，通識教育改進計畫用由研究生擔任的課堂助教來執行小班教學的理想。因此，助教帶領個別小組學生做課程討論的方式，就是關乎這堂課的內容有無成功被學生吸收的關鍵了！

當我們列出小組教學的好處，這些好處與優點就是助教們每次在帶領討論時需要達到的效果，然而課堂上的小組討論不僅僅是要讓學生在學業上的智識有所增長，還必須多少滿足學生對於通識課的額外期待：擴展大學生活的視野、增加結交新（異性）朋友的機會……（這些期待是實際問卷調查的結果，在理工男多於女的成大校園中，類似的期待彷彿更為強烈）。因此，助教們不僅需要具備足以和學生討論的專業學術能力、還需要炒熱討論氣氛的團康技巧、及隨機應變的超人反應，在這些條件的配合下，助教們才能夠在自己的控制下與學生合作出一次次令人滿意的討論經驗。當然，每個人都有自己讓討論活絡的撇步，下面我會以我們課程的經驗，歸納一些要領與技巧和大家分享。

多用鼓勵與讚美，增加發言的信心：

通識教育的修課學生來自四面八方，各個學門都有，當然不能期望一開始上課，小組裡每個成員都能有精闢又獨到的見解。無論學生對於上課內容的瞭解有多少，在小組討論的過程裡，只要有人能夠將想法或是心得在大家的面前分享，我們都要秉持著鼓勵再鼓勵、讚美再讚美的態度支持這樣的精神。再加上眾所皆知，大學生願意發表自己意見的可能性非常低，對發言的人來說，助教給予讚許和認同不但增加了發言的信心，也同時鼓勵其他小組成員和大家討論心得或想法。這樣的帶領技巧主要是讓學生們不會恐懼發言，確認所有討論的意見沒有絕對的對或錯，在小組裡踴躍發言的前提下，才有從討論過程獲得激盪後讀到想法的可能。

創造富對話性的議題，促使學生腦力激盪：

小組討論最重要的作用在於藉由成員們對議題所提出的意見，瞭解不同的想法，增加自己思考的面向。所以爲了避免讓學生無頭蒼蠅似的，在茫茫學海中獨自思索上課的內容，助教們一定會事先根據當次老師的上課內容，準備小組討論的議題。議題的選擇固然重要，如何將選擇出來的議題，塑造爲可以製造對話的話題，讓學生們能夠從小組內第一個提問，不斷的延伸問題，這些問答最後就會堆疊成一個有價值的議題。這議題的價值也許是在於彼此腦力激盪後的獨特概念、也許是一個眾人皆能認同的觀念、也許是一堆紛雜破碎的想法，但都可以累積成小組討論的資產。所謂富有對話性的議題，從內容上可以簡單的看做是比較具有爭議性的話題，以我們的課程「西洋現代與當代藝術導論」爲例，課程主要是依循西洋十八世紀印象派之後藝術風格的發展演進，向同學介紹這些藝術作品與現代生活的關係，利用藝術作品讓大家思考我們所面臨的種種議題。乍看之下藝術史似乎是充滿美、均衡、對襯的平和材料，哪來的爭議性話題？事實上西洋藝術在十八世紀後就已經漸漸突破過去追求逼真的藝術原則，有越來越多哲學式、社會性的概念思考於其中，越貼近生活，就越容易引起爭議。例如一次大戰後戰敗的德國，出現一批新客觀主義的畫家，他們的畫作常常用尖銳諷刺的態度，反應德國當時在世界上的挫敗、人民任人宰割的情況。除了畫面中會出現腦袋頂著一陀屎的獨眼將軍、住著柺杖打撲克牌的官兵，他們甚至會用更極端的意識，畫出一些被謀殺、躺在床上肚破腸流的女性裸體、或裸露下體的女性……等強烈的畫作。畫家解讀爲用被肢解的女性暗示被懲處的戰敗德國情境，這種極端的作法當然會在性別、種族或是國家戰爭議題上引起正反的意見。在助教將大家引導進入畫家是否歧視女性、畫布上的發洩是否合於道德、戰爭的影響等議題，接下來學生們就容易根據自己的判斷相互討論。

當然，不是每堂課都會碰到這麼容易發揮的材料，當材料裡缺少話題性的議

題，就要製造差異性的區隔。譬如以光影做為訴求的前期印象派，總是畫著風花雪月的事件，用粉嫩的色彩、柔合的光線，畫出一幅幅令人心曠神怡的野餐出遊、劇場看戲、家庭生活畫，這種沒有爭議、大家都覺得舒服的畫作，要如何引起討論呢？製造每幅畫的差異性就成為很好的比較，同樣是印象派的畫家，同樣都以歌劇院中的觀賞歌劇的人物為主角，雷諾瓦與卡莎特所畫的兩幅畫有何差別？我們可以從畫家的性別切入，討論他們如何安排畫面的人物，男畫家筆下穿戴華麗、直視畫外觀者的美麗女子，與女畫家所繪一身黑服、用望遠鏡擋住視線的女子，兩者表現的身份或畫家對女性的看法有何不同？這與畫家本身的性別有關係嗎？或者代表當時社會對於性別的一種普遍認知？如果差異是存在的，畫面又有哪一些細節突顯這樣的論點呢？我們這堂課的目的是希望同學能夠將畫面觀察到的細節，利用視覺分析從議題的討論整合出對藝術品的見解，因此助教們使用層次清楚的引導式提問，一步一步讓小組成員習慣如何有組織的建構自己的想法，培養將問題深入為一個論點的能力。差異性的比較可以討論性別、種族、國族、階級等議題，操作範圍廣、提出的問題也比較明確，學生回應的方向便容易掌握。

設計貼近生活的議題，降低討論的門檻：

前面已經說過議題的設計要盡量能夠讓學生有能力回答，利用爭議性或差異性的問題，使學生有明確的方向去思考。除此之外，如果能夠將上課的內容與日常的經驗結合，使議題貼近生活，也可以增加學生討論的興趣。例如課程介紹到二十世紀六、七〇年代的地景藝術，藝術家以大自然為創作的材料，用添加或削減的人工方式改造地貌，這樣的藝術形式可以和環境議題結合，藝術家認為這樣的藝術手段突顯了大自然的特性，任憑時間改變他們在地表上曾經留下的動作，顯現自然的力量。然而這樣的人工改造會不會是對自然環境的破壞？突顯自然力量的意圖會不會反而成為環境的殺手？藝術和環保是不是在這種藝術類型下產生了衝突？或者當討論到機械美學的藝術類型，這一類的藝術作品因為藝術家多崇拜科技與機械的進步，因此常將科技原理或機械材料做為創作畫面或雕塑的準則。單單討論作品如何組裝或運用了哪些方法創作，很難引起共鳴，也不容易帶出連續性的討論，但如果將議題設定在藝術家表現出人類對機械的崇拜，情況就不一樣了。如何將這樣的議題生活化？我們可以從電影著手。從過去到現在，有許多電影討論人類與科技的關係：星際大戰系列表現出對未來的想望、全民公敵利用科技進行對人類的監控、AI 人工智慧討論機器人與人類的道德問題、機械公敵裡反應機械人反撲人類的恐懼，從許多不同電影所展現的意識型態去衍伸討論人類與科技、機械的關係，而藝術家又是如何在他們的作品裡告訴大家他們重視的面向、表達他們的意見？如何用一幅畫、一件雕塑敘述一部電影、一本小說所要傳達的概念？類似這樣的議題，小組成員除了用自己的價值觀論述外，各個不同學門領域背景的學生，也能夠根據其所學提供不同的回應。例如就地景藝術

來看，建築系的學生會將重點放在作品形式上的美感，而環工的學生則重視環境的破壞；機械美學的議題，當大家在討論複製人的道德爭議時，生科系的同學會告訴大家不必緊張，電影所演的情況還需要很長的時間才可能發生，就算發生也有其應對的方式。這樣的說法可能令人感覺我們對於不同的科系有其對應的刻板印象，但就我自己帶討論的經驗，學生的科系背景多少會影響到他們思考的角度，這樣的差異也讓大家能夠發揮自己的專業達到交流的目的。

除了可以用上述與專業結合的生活議題進行討論，還可以設計一些結合經驗的生活議題。例如八、九〇年代的普普藝術，符合後現代主義的精神，強調商品消費的大眾市場，大量複製、大同小異、製造選擇性的幻覺。安迪沃荷絹印的 100 個康寶濃湯罐頭海報和放在大賣場裡的罐頭有何不同？歐丁伯格放大鈕釦、洗衣夾做為雕塑品，這些放大的生活用品，價值在哪裡？後現代的許多作品都和消費議題結合，用大量製造的商品，如一模一樣的吸塵器，彩繪不同的配色，排列在美術館展場，這和放在 3C 賣場中，排列不同顏色的 i-mac、i-pod mini 有何不同？藝術家利用社會上的消費現象做為創作媒材，目的又是什麼？這類藝術品與生活經驗相呼應的議題，讓學生能具體的瞭解上課所學到的文化字彙（後現代主義裡的商品拜物、諧擬…等），促使討論的學生思考身邊的文化現象、社會議題，也改變過去藝術與一般人生活脫節的刻板印象。無論是哪種議題，藉由專業與經驗法則所設計的生活性話題，降低討論門檻、擴大討論的範圍也增加同學們討論的興趣與信心。

設計動手操作的小遊戲，提高參與的動機：

一學期有將近三個多月的時間，這也就表示一門課至少要上 13 次、一學期至少要進行 13 次的討論，就算是學生再有興趣、議題再多有趣、助教再多努力，小組的成員也難免疲乏，加上固定的期中、期末考的壓力，助教們總是會遇到學生麼提不起勁、意興闌珊的狀況。這時候如果能改變一下討論的方式，可以減少發言內容重複不變、沒有新鮮感的壓力。根據上課的內容，助教可以構思一些讓小組成員動手操作的遊戲，寓教於樂的教學方法不管對幼稚園小朋友或大學生都是有用的，只要設計得宜，這種需要動手做的操作不但會炒熱小組討論氣氛，也可以激發更有創意的想法。例如將藝術領域中達達主義時見到極致的大師杜像，一生創作完全符合達達顛覆藝術、社會機制的精神，創作了許多反骨藝術品。最經典的就是將小便斗取名為「噴泉」送進美術館展覽、以及把文藝復興大師達文西「蒙娜麗莎」的人中，畫上兩鬍鬚子，取名為「他有一個熱屁股」。這樣的作品如果是用一般的問答方式進行，也會因為助教的引導以及題材本身的趣味而成為一場不錯的討論，但是當初我們「西洋現代與當代藝術導論」課程的助教們，在稍微帶領同學們複習上課時所講授的達達主義、請幾位同學發表對杜像蒙娜麗莎的想法後，助教們將事先複印好的達文西蒙娜麗莎圖片分發給每一位成員，要學生們試著自己動手，當他們面對到所謂的經典藝術的時候，他們會用什麼方式

去改變這一幅畫？杜像有自己的方式顛覆經典，也表達出自己的意識，這堂課的目的就是要訓練學生撿選畫面的線索，做為解析藝術品背後意識與議題的證據，讓學生從後設論述的評論家身份，轉變為自己創作的藝術家，每個人對於同一幅作品進行不同的改造，也向大家解讀各自做如此改變的原因，如此逆向改變學生們習慣的思考角度，讓學生更清楚面對藝術品時可以幫助解讀畫面的條件。也因為是讓大家自由發揮創作，也就會出現千奇百怪的畫面和解讀，也有認為畫印得太好而不忍心改變，從這裡也可以增加對小組裡每個人不同價值觀的認識。

再舉一個例子，當課程討論到超現實主義的藝術派別，因為超現實的藝術作品內容與潛意識、夢境、慾望有關，所以超現實主義的作品和精神分析的解讀是密不可分，畫家的家庭關係、經歷或創傷都會影響畫家的創作。例如超現實的畫家馬格力特，他畫中的人物無論男女，不是沒有頭就是沒有臉，有人認為這樣的表現方式和他小時候去認他跳河自殺的母親屍體，看到母親的最後一面，是自己母親的臉被裙子蓋上有關。所以助教們根據超現實主義的特性，將小組成員分為三人一組，一組手上分別有四位超現實主義畫家的四幅作品，小組裡三個人分別扮演畫家、藝評家與精神分析師，由畫家挑選其中一幅喜歡的作品，藝評家與精神分析師藉由詢問扮演畫家同學的基本資料、最近生活情況、印象深刻的經歷，以此為材料兩人進行對該幅畫的兩種不同的解讀。這樣的安排，細分的小組內就有兩種對同一幅畫的分析解讀，而一位助教所帶領的大組又可能有兩組以上的小組挑選同一幅作品，如此一來一幅畫就被賦予許多不同的解釋與意涵。成員的戀愛經驗、家庭背景、課業煩惱都會被運用成為視覺分析的材料，討論不但熱鬧有趣，也讓大家更進一步的彼此瞭解，除此之外學生也會認識藝術家創作與藝評家論述作品的不同位置，明白這種沒有標準答案、只問論述合不合理的非權威式認知。

以上提供我們這堂課助教們在帶領小組討論的一些經驗，提供給大家參考。每個助教都會面對不同的上課內容、不同的討論材料、也會面對不同的小組成員、得處理不同的回應狀況。通識教育改進計畫課堂助教的工作絕不會輕鬆，助教們不管事先準備了多少豐富又精采的議題，事先沙盤推演了多少次設計的活動，參考多少其他助教前輩的做法，也無法百分之百保證每一次討論都能獲得理想中完美的結果。因此只能盡力整備我們所能掌握的環節，提供學生一個沒有負擔可以盡情發表意見的討論環境、設計方向明確清楚的討論議題、創造足以引起學生興趣的討論材料，我們的目的就是要提高學生們主動發言的意願，用小組裡每個人對議題不同的態度與看法刺激學生積極的思考，藉由對討論議題的興趣進一步培養主動學習的習慣。在課程進行的過程，老師與助教都盡力朝這樣的目標邁進，每個禮拜一次與小組學生相處，看到學生們討論的內容一次比一次精采、氣氛一次比一次熱烈、交出來的報告和作業也一次比一次符合課程的要求，這就值得我們肯定自己的努力與辛苦。我自己在這樣的課程裡獲得許多寶貴的經驗，不管是體制上，通識教育改進計畫室所舉辦的 TA 研習營，或是我們自己課程裡

的劉瑞琪老師以及其他擔任助教的學長姐，都提供我這個菜鳥助教最大的幫助，使我不至於慌張無助的經歷這一切。最後我也希望參與計畫擔任助教的同學，能夠和我一樣珍惜這樣的機會，享受教學相長的喜悅，以及從年輕天真的大學部學生身上看到我們自己影子的感動。

愛荷華大學 2004-2005 最佳 TA 獎得主

潔西卡霍斯特 Jessica Horst (教授心理學) 關於教學的建議

對你而言，教學上最具挑戰的是哪一方面？

有兩點：當我一開始教學，「停下來」對我而言是個挑戰。我是說，我可以花好幾個小時準備我的討論課講義，構思範例或使我的課程更臻完備。但實際上我沒有這麼多時間，因為我還是必須做自己的研究。當準備到「還算是不錯」時，我必須要念自己的書，「真正使我受用的是，思考哪些事情值得花多久時間。」我的第二個挑戰是熟悉學生的名字。我的確不擅長記名字，所以我假裝記得。我儘可能記誦，接著在課堂上，我試著在學生面前儘量使用（例如：「莎拉，說得很不錯」或「回到剛剛提姆所講的」）。這樣可給學生一種我知道每個人名字的幻覺，實際上，我只偶爾叫叫這些名字。

教學中最有收穫的是哪一方面？

我喜愛教學所激發出來的創造力。研究所大多數時候並不鼓勵創造力，例如：閱讀文章、影印圖片、輕鬆簡單的小研究、T 檢定（註）等等。但教學時我可以找到多采多姿的範例，並思考使我的觀點透過圖表來理解的最佳方式。我也鼓勵學生發揮創造力。有好幾次我讓學生構思實驗方法，了解實驗的原則是很重要的。但因為這些想像不會真的去執行，我告訴學生，只要能表現出他們了解當天上課的主題，可以儘管提出瘋狂的點子。

你提到教學會耗費許多時間，有沒有其他訣竅可以克服這個問題？

行政工作在一所大型學校的教學中佔很大部分，我試著儘可能讓這些工作有效率地完成。假若有一大堆學生寫電子郵件問我一樣的問題，我可能會一起回答他們，或者用 copy-paste 的方式回覆。在每堂課上課前或快下課時，我總會藉著宣佈「課後閱讀的範圍是在...」來減少我收到的電子郵件數量。我也確實在教學工作上使用我的辦公室開放時間（office-hour），儘可能使它們在那時完成，我發現那真是打分數的好時機。

你有什麼訣竅要分享給新任的 TA 嗎？

我認為要記得你跟你的學生們不同，你已經從大學畢業了，這很重要。你可能只比他們年長一、兩歲，但你已經獲得學位，且你可能上過你正在擔任 TA 的

這門課，在課堂上你就是專家。反過來想也要記得，承認有些事情你不知道，其實無傷大雅，你只要說「如你們所想的，我不太確定。這是個很棒的問題，我下次會回答你」。當然，你會想繼續接下來的課程。上課時，我喜歡穿著得正式些，這會讓我看起來看起來成熟點，而不會像個學生。

其次，克服你對可能遭遇到學生鴉雀無聲的恐懼。若你問了問題而他們沒有反應，先暫停一下，給他們一點時間思考。有時候可能連這樣都沒效，這時我可能會說：「讓我們退一步想」，接著問一些將學生想法導向正途的問題。

你最喜歡教學中的哪些時刻？你何時發現自己喜歡教學？

聽起來有點好笑，我認為是我討論三大統計測驗的那天。我分析自己的研究，必須用到這三種方法作出不同的比較，以便問出不同的問題。能給學生某種抽象事物一個活生生的應用範例，真是太棒了。至於愛上教學，我不記得確切的時間，但我記得有一天自己決定進入研究機構從事研究工作，我赫然發現自己還蠻愛教書。我喜歡在期末考前構想測驗試題，而且『春風化雨』一直是最愛的電影，我不認為這些是偶然的！

註：T 檢定 (T-test), T 分配是理論上的機率分配，它是左右對稱的鐘型分配 (bell-shaped)，並且相似常態分配曲線；不同的是他是依照自由度來改變分配形狀。目的是要檢驗比較兩個母群的平均數是否真的有差異。此檢驗方法，至今仍受到心理學、生物學、農業學家的廣泛使用。

計算公式：

$$t = \frac{\text{Statistic} - \text{Hypothesized value}}{\text{Estimated standard error of the statistic}}$$

愛荷華大學教學中心工作坊

達倫霍夫曼 (Darren Hoffmann)

愛荷華大學教學中心自 1995 年創立以來，即提供許多 TA 及教職人員各種深入的見解與幫助。教學中心的宗旨之一是幫助、提升教學技能的進步。身為愛荷華大學的研究生，大多數的人都被要求扮演各種不同角色的教學工作。無論小組討論的教學課程或大班正式課程，教學中心都能提供許多資源、課程，以及多年的經驗，幫助學生及老師共同成長。

除了提供書面資料外，教學中心也有許多網路資源。透過這些網路資源，TA 可以輕鬆地汲取這些授課經驗。其中包括「教授的小幫手」，一個幫助老師將授課大綱與學校的資源（如學期行事曆、辦公時間表等）整合在一起的程式。

有意義的回應對於琢磨教學經驗非常有幫助。有鑑於此，教學中心也提供了諮詢及一對一試教，讓學生和教員可以安排自己的授課被觀察或攝影，藉此獲得教學優缺點的寶貴意見。教學中心的成員也可在老師不在場的情況下，直接面談學生以獲取對老師教學方式的第一手回應。

教學中心定期舉辦各類不同層面的教學經驗工作坊。例如從「有效率帶領討論課」這類主題的焦點討論，到「如何編纂一本教學寶典」等。這些生動的工作坊能提供新科教師一個學習新技能、提問題，並觀摩其他老師不同看法或解決方式的絕佳機會。值得一提的是，這些講習不僅開放自由參加，也常吸引各生涯發展階段之教學人員熱烈參與。

(關於該校各項活動及工作坊的資訊，可參閱教學中心網站 www.uiowa.edu/~centeach)

康乃爾大學教學助理制度介紹



康乃爾大學政治系四年級博士生 周嘉辰

教學助理制度在美國一般的研究型大學至為普遍，在康乃爾，教學助理制度可以分為三種，亦即有三種教學課程提供教學助理們選擇：一為義務性討論小組 (mandatory discussion section)，二為選擇性討論小組 (optional discussion section)，三為新生寫作課程 (first-year writing seminar)。教學助理的來源多數為博士班學生，有時碩士班學生也會擔綱。本文將就此三種教學課程作一簡介，並分享我在康乃爾的二年教學經驗。

義務性討論小組

首先就義務性討論小組作一說明。義務性討論小組一般隸屬於大堂演講課之下。所謂大堂演講課，學生人數通常超過一百人，有時達到四百人之多，教授一人無法照顧到每位學生的需求，所以將學生分為小組，以教學助理領導小組討論顯然十分必要。在這種情況之下，一個討論小組人數不超過二十人，一星期聚會一次，每次五十分鐘。之所以稱為義務性討論小組，主要是因為參與小組討論對學生來說是義務性的，佔學期成績的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一個教學助理一般領導二至三個討論小組，所以一個大堂演講課至少都需要三位以上的教學助理。如果教學助理人數超過五人，一般設有首席教學助理 (Head TA)，負責教授與助理群們之間的聯繫。我在康乃爾教過一門課，Ted Lowi 的美國政治入門，當時的助理有八位之多，如果沒有首席教學助理，光是討論該出什麼作業，該採什麼標準來改成績，可能就佔去教學助理大半的精力了。

前面提到教學助理們必須負責領導討論小組與商討作業內容，這二點值得詳細介紹。首先是領導小組討論。在小組討論課裡，教學助理們負責解說專有名詞，帶領學生們討論三或四篇文章，指出文章的解釋與被解釋變項，有時也領導學生之間就不同立場加以辯論。教授在課堂上均鮮少討論這些文章，完全是留到討論小組裡由教學助理來帶，採用這些文章的目的是希望學生能夠透過討論、辯論與批判，對課程內容有較深入的瞭解。

要能夠把一個討論課帶好，對教學助理本身也是挑戰。這些挑戰可以分為幾方面來說。首先，選修大堂演講課的學生通常來自各個不同學科。在政治系裡，大堂演講課比如美國政治入門或政治思想入門，選修的學生絕不限於主修政治系的學生。這種課程的基本定位都是跨學科的。帶領一個跨學科的討論小組，最大的難處是要讓其他領域的學生瞭解政治學或者廣義來說社會科學的思維模式。比方來說，一份意在要求學生提出「如何解釋某某現象」的作業常常被學生看成「該

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的作業，學生不是單單描述現象，就是僅僅寫出一個政策宣言的文章。所以，教學助理往往得大力強調論證在社會科學裡的重要性。與此相關的是，學生們對於論證文章的寫作能力參差不齊。不過在康乃爾，不論是哪一個學院的大學生，都至少必修一門新生寫作課程 (first-year writing seminar) 以訓練一般寫作以及論證寫作的的能力，這點容後再說明。

第二個挑戰有關於對於學生們成績的評定。一個大堂演講課上百名學生，不可能每個人都拿 A，通常從 A 到 B 到 C 的成績都要給出，固定一定比例的學生會拿到 A 或 B 或 C，這叫做成績分配政策 (distribution policy)。由於學生們的成績基本上完全由教學助理所決定 (稍後說明)，教學助理們往往要直接面對學生對於成績有意見的壓力。這種情況在新生最常選修的入門課裡尤為明顯。主要原因是因為許多優秀的高中生在進大學以前根本從未拿過 A 以下的成績，進了康乃爾以後拿了個 B 反應就很大，這時我們教學助理們的回應常是和這些學生說：「歡迎你來到這個俱樂部裡，你以後就會習慣了」。

第三個挑戰來自於外國學生的語言能力。小組討論課完全由教學助理帶領，對外國學生來說自然是一項挑戰。在康乃爾，國際學生教學助理課程 (International Teaching Assistant Development Program) 就是為了幫助外國學生發展英語教學能力而設置的。在這裡，除了英語訓練，也會教導一些教學上的小技巧。我自己覺得很有幫助的是其中一個模擬教學 (micro-teaching) 的訓練。這個訓練的內容是，由教學助理自己選擇一個題目，就此題目做出二十分鐘的演講，再與課堂裡的其他教學助理問與答，一切過程均錄影下來，隔天老師會就你的演講技巧、姿態手勢、以及問答能力做出建議，對於教學形式的改進頗有幫助。

與教授商討作業題目、批改作業、決定學生成績是教學助理的另一重大工作。儘管每一個教授的習慣不同，教授們多會在決定要出什麼作業前，和教學助理們討論。例如國際關係入門這堂課，期末考題都要花上一整晚上的討論才能做好。有些其他課程則是教學助理們各出幾道題，由教授作最後決定。至於批改作業則完全是教學助理的職責了。成績改定之後，學生如果感到不滿意，有權對成績上訴 (appeal)。上訴的過程一般是先與教學助理討論，若不滿再至首席教學助理，最後才到教授。

選擇性討論小組

接著就選擇性討論小組作一說明。選擇性討論小組顧名思義，就是參與小組討論對學生來說不是義務性的，想選擇參加再來參加，參與小組討論並不佔學期的總成績。這類討論小組一般設立在小型演講課之下。小型演講課一般大約五十來人或更少，多是較高等的課程。領導選擇性討論小組的教學助理仍然負責批改所有學生的作業，由於討論小組是選擇性的，學生們的出席率並不高，常常的結果是教學助理必須提供更多的辦公室時間給學生來問問題。

新生寫作課程

最後就新生寫作課程作一說明。新生寫作課程的設置是爲了幫助學生提升寫作能力，達到清楚、一致的寫作目的。新生寫作課程的內容與課程大綱全權由教學助理負責設計與決定，可以說這是教學助理自己的一堂課。課程的主題由教學助理自己選擇，可以是權力與政治、社會運動，也可以是美國外交、發展經濟學。在康乃爾，不只是博士生，有時助理教授也會開設新生寫作課程。新生寫作課程都是小班制，一班不超過十七人，一學期至少完成六篇寫作。要開設新生寫作課程的教學助理，必須先選修一門關於如何教導寫作的課 (teaching writing)。這堂課有六週，是由學科寫作研究所 (Institute for Writing in the Disciplines) 開設，除了一般教學寫作理論的教導外，也會請同一領域的教授或訪問學者來分享教學寫作的經驗。

總體來說，新生寫作課程的好處是教學助理可以全權設計自己的課程，而帶領一般討論小組的教學助理則很有可能被分配到不是自己本身最熟悉的領域。在康乃爾政治系的情況是，一般教學助理雖然可以申請自己有興趣或專長的演講課來帶討論課，然而常常的結果是僧多粥少，這是無論外國學生或是本國學生都會遇到的問題，這時就真正考驗教學助理的組織能力。若是教學助理覺得有需要，康乃爾的教學助理發展課程 (Cornell Teaching Assistant Development Program) 有開設一些小型的研討會，內容包括介紹學校的多元差異政策，或是教導如何在課堂裡使用幽默技巧等，教學助理們可以自由選擇參加。整體而言，教學助理制度一方面給予大學部學生發言討論的機會，另一方面也讓博士生實際學習如何教學，是研究型大學加強教學環節的一個重要制度。

(本文轉載自台大教學中心電子報 2006/08/30)

老鳥給菜鳥的建議

對學生說明清楚你對指定作業的期望（實驗、報告、回家功課），自己先寫下一份簡短的書面摘要是不錯的選擇。

Claudia Espinosa - 環境工程學

有同情心，但要堅守規則和課堂秩序。大學生們知道你還有其他事要忙，並且可能會利用這一點。上課要有條理，想像自己也坐在台下。切記要專業。

Tim Gupton - 西班牙暨葡萄牙語

企盼學生尊重其他人，並且告訴他們。尊重他們然後他們也會尊重你，這點很重要。如果他們舉止失禮，告訴他們這樣的行為不當，他們已經是成人，並且有權被以成人對待。上課就像開會一樣 - 有些事情需要當場解決。

Douna Kiser - 歷史學

我覺得了解「承認不知道某些事情」是很重要的。學生們有時候會測試你的學識，而你可能得說：「我不知道 - 這也是為何大家認為 TA 也是一種訓練」。

J Caldwell - 生物科學

就我做 TA 的經驗而言，我想讓學生了解，我知道他們生活的壓力，也知道作為大學生，他們正在經歷些什麼。如果你讓他們曉得你也是個經歷過許多相同壓力的學生，他們比較會尊重你。別做他們最好的朋友，但讓他們了解你尊重他們，並試著體會、明白他們可能正遭遇的問題。

Kristin Ernst - 文學研究

一言以蔽之就是「暫停」，放下粉筆轉過身，看看台下的眼光然後自問：「他們懂不懂啊？」有時學生無法馬上理解你正在講的事情。如果他們不能理解你的課程，你可以舉一些實際的例子來說明，確定你真的使他們明白。

Justin Park - 電腦科學

以上譯自 Graduate Bulletin , Publication of the Graduate Student Senate

<http://www.uiowa.edu/~gss>

* 本譯文僅供教學使用，請勿做其他用途。